

凸凹著

无言的爱情

WU YAN DE AI QING

ZHONG GUO GUANG BO DIAN
SHI CHU BAN SHE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出线”的凸凹

——《无言的爱情》序

赵日升

凸凹不叫凸凹，凸凹叫史长义——一个虽说普通但也还不错的中国汉族男子的姓名。

最初见到这个取代了已经几次署以史长义的怪异笔名时，我认为这两个字既不好看，又不好写（别看笔画不多），既不好读（凸当读tū，凹当读āo或wō，但却有时被人误读为yāo），又不好听，用它何益？我猜测他是以期急切出名所使弄的小机巧，便把不赞同的话直言于他。他否认了我的度想，却道出透过字表的深层玄秘，原来他早已把一个不宜说破的雄心包藏于不动声色的努力之中了。

当然我应该为他振奋着；但是，我又不能不为他担心着。凸凹，凸凹，这是你自愿选择也是你自我铸定要走的一条凹凸不平之路啊！

我最早与凸凹（那时凸凹还没出现）认识，是1986年10月16日的晚上。那一天，房山县很边远也是北京市很边远的一个乡文化站举办活动，邀请了北京和房山的一些文化人士参加。我原在房山后调北京始终做着文化的工作，也就自然位居其一了。散会后，房山的故旧不让我乘北京的车返回，而拉我

上了他们的车。途中天色已晚，便把车开进另一个乡政府去打秋风。席间有朋友推出史长义来与我认识，说他是我离开房山后涌现出的文学新秀。于是我们便握手了手。

我在房山工作期间，以文学为缘，与不少人结成朋友，其中也很有几个人具备着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实力，是房山文学希望之所系。所以说说实话，对这位年仅23岁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的“文学新秀”，我当时是没怎么在意的。

岂料，令人刮目相看的却恰恰是他。他给我的第一篇作品《路边的白杨》，虽然题材还显得一般化，但写得却有韵致、有品味，其驾驭语言的功力已非寻常作者所能企及。我不带丝毫奉承照顾的成分当即就决定采用了。之后，当他将又一篇《吻迹》（就是从这篇用了凸凹作笔名）给了我时，我就大为惊异了。心说你这小小年纪之人竟能用文学之笔把世俗的心灵刺得这般淋漓酣畅，确非等闲之辈呀！加之不久前我刚刚看过他以头题位置发表在《散文》杂志上的《中国蝶变》，其笔力的老到与犀利，如果对他不熟悉，是绝对不敢想到这是出自于一位毛头小伙子之手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以为我应该以编辑身份，尤其更应该以故乡知己的身份，对他说出久蓄于心的话了。我说，你可不能做啸聚山林的山大王，那是最傻出息的，你要走出房山一隅，杀向全国，否则你就别再搞文学。这话说得很刺激的。他竟与我所见略同，把攻秦伐楚的一腔豪情毫无遮拦地吐将出来。我见他有如此抱负，便承诺一年发表他一次，连续不辍。这就是从1987年到1993年在《青年文学》上连续发表的《路边的白杨》《吻迹》《哦，女孩》《情语人生》《哦，又一个女孩》《无言的爱情》《书生小语》七篇散文，而且最后一年还把他印做“封面人物”。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在不少报刊上发表出来，其中有一年竟三次上了广州的《随笔》，可

见其势之盛。然后，他把主要精力从叙事抒情类的散文转到文化随笔方面去；包括《光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在内的一些报纸为他开辟了专栏。去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他有幸成为八位作家中的一位，今年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心武主编的“蓝焰文丛”六本中也有他的《游思无轨》在其中。

凸凹走出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把凸凹这几年的与我不无关系的文学轨迹勾勒出来，决不是暗示他的成功也是我的功劳。（即使他与我的关系再“铁”，即使我再如何“照顾”他，充其量也仅仅给他发表了七篇文章，七篇文章就可造就出一个作家么？）我只是想告诉读者：因为我对他熟悉，有义务把他的成长讲出来，以给别人一点可资借鉴的启示。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与凸凹同代的对刑事了无兴趣而偏偏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年轻人有多少，也不知道比他年龄大一些或大许多历经坎坷与失败之后对写作依然痴心不改的习作者又有多少。我愿与这些让我真心钦敬的也让我十分同情的文学朋友们，一起捧起凸凹的作品做一番心平气静的审视，这样就可以发现，那他谈古论今说东议西从容不迫信手拈来的知识与学识，他那忽纵忽横可开可合不同凡响的气度和气势，他那敢言敢道无惧无畏超凡脱俗的见识和胆识。由此我们就不难想像，为了这些理论的、知识的、生活的、艺术的多方面的积累，他该耗费了多少精力与时间；为了摆脱平庸与媚俗，以适应并促进振风鼓翼全新的改革大时代，他该与自己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做何等痛苦的乃至残忍的斗争！这种种的进取精神不正是我们所要效法的么？如果说这些长处，更多的是体现在

他的文化随笔中的话，那么这本以亲情、友情、爱情为主要內容的《无言的爱情》，我以为最可一谈的便是它的语言了。

语言是作品的直接现实。这句话说出了语言对文章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相当不少的作者，却没把它真正地放在心上，更没有下真功夫去冶炼它、驱使它，为自己的文章添几分光彩和品味，并完成绝然迥异于别人的独有个性。有的人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可以写出一些故事；写出几个人物；但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写出一种已有他无的语言的。有许多作品，題材相近故事相近甚至主题也相近；孰优孰劣，最后多是以语言做为最公正的评判。古人云：下笔无文，行而不远。“文”就是文彩，也就是语言。可见这个真谛是早已被实践证实了的。

所幸的是凸凹从握笔为文的开始，就深知这个要谛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运用的。他说：“对语言的一次征服，便是人性的一次征服；在语言的构筑上的一次成功，便是人生的一次成功。”收在此书的一些文章，亲情也要友情也要爱情也要，都是我们每人视听过或体验过的庸常之事，绝够不上惊世骇俗。但当我们拿起读来，语言立即变成诱因，使你把甘辛百味感受出来。他不仅驱动丰富的词汇，让你惊奇怪异；还把语势、语态、语境、语感、语构等等，像捏面人的艺人那样漫不经心地变幻得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让你自觉地调整好你的阅读心境，调动起你的阅读兴趣，迫你专注如一地读完它，迫你掩卷回味或重读复览。再有他也很懂得虚实之笔的妙用，以实为骨肉，以虚为魂魄；以实盈虚，以虚带实，达到实虚相映，虚实互补的艺术境界。以《哦，女孩》和《哦，又一个女孩》为例，若只把这两个女孩的情状如实写来，就不会产生这两个可爱的人物是现实中人还是理念中人的疑问；也不能把她们两人如蕙如兰般的纯洁和高尚写得这么逼真和可信。就是写真实经

历的《无言的爱情》，也不乏虚笔的点染，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与其说凸凹以写思想而名，不如说他以写语言而名，更恰当准确些。我做如是观。

语言的魅力与潜能，是任何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不可不倍加重视并需用毕生精力去经营的啊！

凸凹走出来了。借用足球界的一句时髦的话说，是“出线了”。可是，“出线”仅仅是小胜，算不得大胜，更算不得终胜。以后的事情，比以前的事情，也许还要艰难多少倍。我很赞成毛志成在他的另一本书的《序》中所说的：“文学成功者的出现（恰与“出线”也与“出县”同音——笔者注）与消失都是瞬间的事，存在比出现尤难。”凸凹年龄还不大，人生还需要再充实，阅历还需要更丰富，知识还需要多汲取，艺术还需要大探求。就思想而言，可再意至精深、新颖，而力戒偏执、夸张；就语言而论，应走向天成、自然，而弃绝卖弄、艰涩。艺术是无止境的，路还有好远好远要走。

以上几段浅陋的文字为序，不知当也不当？恳求作者和其他人的宽恕。

1997年11月16日于北京

凸凹简介

TU AO JIAN JIE



凸凹，原名史长义。1963年生，原籍北京房山石板房村，故书斋之名定为石板宅。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近百家报刊发表五百余篇作品。数十篇获奖，作品录入数十种选刊选本。出版有《两个人的风景》、《两个人的故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游思无轨》等五种文集。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被誉为新锐的“学者型散文家”。

目 录

序

“出线”的凸凹

——《无言的爱情》序/赵日升 /1

第一辑 爱情篇

最初的情缘（版本之一） /3

最初的情缘（版本之二） /5

共饮

——续《最初的情缘》 /8

吻迹 /11

热恋中的火灾 /20

燃烧的向日葵 /22

无言的爱情 /25

房子、爱情及其他 /42

人怨

——代朋友 W.Z. 言 /46

扁平疣 /50

雪 /53

咀嚼爱情 /55

两碗酒话 /58

第二辑 亲情篇

- 与父书 /73
生活小撷 /76
记小妹 /82
另一种母亲 /88
附评：站在夹缝中，呼唤 /井口 /100
一张照片 /104
亲情 /110
小溪弯儿 /113
雄性的太阳 /115
家居小品 /122
静夜 /131
走出温柔 /133
记小儿（之一） /136
记小儿（之二） /138
记小儿（之三） /141
一天的感觉 /144
冬夜行 /147
度荒回忆 /151
记猎 /154
渔猎故事 /157
虫草小品 /163
片沙 /166
断指 /169
脚气 /172

故乡小住 /175

第三辑 友情篇

- 哦，女孩 /181
- 哦，又一个女孩 /188
- 温柔的眼睛 /200
- 一袋长岛石 /203
- 五枚旧币 /206
- 夕阳 /209
- 契哥 /211
- 老情 /213
- 一次与朋友谈话的纪实 /216
- 心灵的回味 /220
- 聊酒 /223
- 初访立根 /225
- 范振清印象 /228
- 小记诚利民 /231
- 不老的田树屏 /235

第四辑 乡情篇

- 乡村情况（四题） /243
- 世象二题 /250
- 小巷意象 /260
- 一个家庭 /263
- 关于百花山 /267
- 饿的回忆 /269
- 珍惜生命 /271

小娅的故事	/274
关于鞋	/276
山村夏夜	/279
来了	
——一个女人的故事	/282
儿时断片	/287
草木小品	/291
疤松	/294
香椿	/296
干草与香椿	/298
阳光小景	/301
旷野灯	/303
生活草	/306
路边的白杨	/309
看水最是漫雨时	/312
初识泰山	/315
乡土文人录	/318
乡长纪历（之一）	/329
乡长纪历（之二）	/334
乡长纪历（之三）	/339
良乡漫笔	/345
后记	/349

第一辑

爱 情 篇



最初的情缘

(版本之一)

上大学时，有幸被一位美丽的吴姓女生爱上。当时极害怕，怕养不起她。后来发现，她不仅食量小，而且虽出身高贵、天姿绰约，人却随和：我又脏又臭的内裤、鞋袜居然常被她搜去洗得极干净，还总要喷上一些怪异的香味儿。我便觉得和靓女一起生活，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曾问她：“我系山民之子，爱我甚？”

她笑答：“你长得白，人老实，又极用功，没一丝浮相，将来靠得住。”

我虽不很理解，但觉她是个城市妞儿，见得广，想得杂，既敢爱自有她的道理，便极小心地默认着这桩爱情。

暑期将她带回家，进门就极妩媚地叫爹。父亲久久不敢应，低声问我：“真是你媳妇么？”我说：“是。”山人的词典中，恋人便是媳妇。

父亲紧紧地攥住我的几个指头：“你小子，好能啊！”

于是，父亲不仅每日里顶着日头为她打野味，且每晚的洗脚水也极殷勤地给她端上，全失了公爹的架势。我便感到别

扭，对父亲说：“爹，她只是您的儿媳妇，莫太宠了！”

父亲白了我一眼：“瞧你狂的！”便仍是极殷勤地端饭，极殷勤地端洗脚水。我便有些沉不住气，迁怒于她：“这事该自己干的，怎就不长眼！”她便极不安，噙着眼泪忙前忙后，吭也不吭一声。

父亲惊罕于她对我的极端容忍和服从，无人处便问：“莫非你捉了她的短？！”我恼极，心里暗暗地吼：你就是我爹，不然，早打出一串耳光。

出山那天，在曲折的山路上，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临了，终于鼓足了勇气，一把捉住她的手，塞进三张纸币：“咱山沟忒小没出息，千万莫嫌！”接着，便是不迭的推拒，父亲便趔趄趄站不稳。她终于在我的催促下接了那纸币，父亲便嘿嘿地乐个不停。

于是，返校的车上，我便偷偷地吞咽泪水，觉得这爱情来得太压抑太不安分。

后来，我终于和她分了手。

也许是为了心理上的平衡，她将30元钱寄还了父亲。父亲取出钱，在山路上边走边号啕，临了在祖龕前将那钱烧了，并在家谱上写上：吴氏，第×代嫡孙媳。

再后来，我寻了一房又黑又瘦的农村媳妇。偕妻拜老父那天，父亲稳稳地靠在旧椅子上，疲软地耷着眼皮，对儿女的问候有一搭无一搭地哼哈着。媳妇刚踅出门，父亲便对我说：“你命该如此。”久久，他竟又说：“但稳妥。”

于是，父亲便仍然是父亲。我心中虽积了不少的块垒，但看到父亲极秩序极自得地生活下去，对我便有了极大的安慰。

最初的情缘

(版本之二)

很早很早以前。

那天的夜晚来得出奇的早，窗外的雪花飘得极铺张。

门外有脚步声，母亲猛地将我丢到炕上，急切地拉开了门闩。

重重地栽进一个人来。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双膝的棉裤磨透，皮肉往外翻着……

母亲吓愣了，久久地呆站在那里。

须臾，母亲哭着哗哗地撕烂了她贴身的衫子，将父亲的腿包扎好，然后，毅然将父亲冻僵的腿焐进她热热的怀里。

从此，即便家里再穷，父亲也不单独跑山去了；因为他觉得，拥有了母亲的那一份情义，一切都无所谓了。

这就是我最初感受到的人间的爱情。

上大学后，一个吴姓姑娘撞进我的生活。那天，我正在校园的一株松下看小说，她轻轻地走过来：“我坐会儿好么？”她说。

我以为她要同我谈些什么，但她只是默默地凝视着远方。

夕阳西沉已久，我站起来，见她仍在身旁坐着，便说：“该走了。”

她羞涩地一笑：“唔，该走了。”

这之后，每当我在那株松下坐读的时候，她都要在我身旁静静地坐下。

后来，她见这样不能打动我，便生出机智，给我父亲去了一封信。那是我暑期回家时才知道的，她在信中说：

“……伯父，我极喜爱您的儿子，他正直向上，不慕虚华，有一种逼人的魅力。我不是娇生惯养的小姐，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伯父，我恳求您，去帮我说服您的儿子吧……”

父亲将信递给我，黄皱的脸上，堆着一团极满足的笑：“恩呀，这是咱家的造化，闺女都追上门来了。”

我心中极恼火。

见我不以为然的样子，父亲嗔怪道：“恩啊，莫不知天高地厚，这是个实在的闺女，像你娘。”

我叫道：“她跟俺娘可不一样！”

回到校园，她来找我，极温情地寻问：“伯父伯母都好么？”

我很想痛快地发作一下，但看到她温弱而羞怯的样子，便犹豫了：“你可真会来事啊。”

对她来说，这一声责怪便显得很重，泪水在她娇小的脸上“唰”地流下来。

于是，我便没勇气了。

放寒假时，她执意同我一起回老家。

我说：“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带你去的。”

她说：“这你放心，我自己认识路。”